



天雨流芳

——丽江市第一、第二届文学艺术创作奖

获奖作品选

中共丽江市委宣传部 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天雨流芳

——丽江市第一、第二届文学艺术创作奖

获奖作品选

主 编：阎文敏

副主编：和尚庚 和文平

中共丽江市委宣传部 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雨流芳：丽江市第一、第二届文学艺术创作奖获奖作品选 / 中共丽江市委宣传部编. —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12

ISBN 978 - 7 - 5367 - 3959 - 8

I. 天... II. 中... III. 文艺—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77063号

责任编辑	杜 鹃
特邀编辑	殷海涛
责任校对	梁 红
装帧设计	段爱周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170号云南民族大厦5楼 邮编：650032)
邮 箱	ynbook@vip.163.com
印 制	云南新闻图片社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255千
版 次	2007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12月第1次
印 数	0001 ~ 2000
定 价	28.00元
书 号	ISBN 978-7-5367-3959-8/I · 799

玉壁金川山茶红（序）

中共丽江市委宣传部部长 李世碧

正当全市上下深入实施文化立市战略，努力构建文化旅游名市之际，丽江市第一、第二届文学艺术创作奖获奖作品集《天雨流芳》付梓出版了。这是我市文化事业不断呈现出繁荣发展可喜局面的最好见证。

2004年，在丽江文化体制改革初见成效，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的大好形势下，为繁荣和发展我市文化事业，推进先进文化建设，鼓励多出优秀文艺作品，多出优秀人才，使文化建设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落到实处，实现文学艺术创作事业的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推动全市文艺创新，提升文艺创作整体水平，更好地为丽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市委、市政府广泛征求意见，并汲取外地开展文艺评奖工作的经验，结合本地实际，决定设立丽江市文学艺术创作奖。

丽江市首届文学艺术创作奖评奖活动很快于2004年底开展。经过第一届评审委员会的认真评选，最终认定荣誉奖作品13件，评出获奖作品62件。丽江市第二届文学艺术创作奖评审活动于2006年底开展。经过由领导、专家、学者等多方面权威人士组成的评审委员会认真评选，最终认定荣誉奖作品7件，评出获奖作品35件。第一、第二届文学艺术创作奖评审活动，推出了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展示了老中青三代文艺工作者的创作阵容，产生了广泛而良好的社会影响。从第一、第二届文学艺术创作奖100多件获奖作品中选编出这样一本《天雨流芳》，集中展示两届评奖成果，不仅可以加大对评奖活动本身的宣传，从而扩





大知名度和影响力，而且还可以为广大文学艺术爱好者提供一本精美的读物。

丽江是文艺创作的一方乐土。早在明朝时期，丽江就诞生过著名的“木氏土司作家群”。现代又产生过周霖、赵银棠、范义田等享誉中外的文艺家。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通过优秀文艺作品对丽江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前，市委、市政府从全面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丽江的战略高度，提出建设文化旅游名市的目标，为我市文学艺术创作提出了新的实践课题。我市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大力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扎根生活，服务群众，创作出了许多反映时代主旋律，思想性、艺术性较高的优秀文艺作品。这些作品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启迪人们智慧，美化人们心灵，产生了较好的影响。

丽江具有雄奇秀美的自然风光和底蕴深厚的民族文化。这些都为我市广大文艺工作者从事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创造了优越的条件。“海为龙世界，天是鹤家乡”。希望我市广大文艺工作者进一步树立精品意识，着力创作出更多思想深刻、艺术精湛，深受群众喜爱的精品力作，争取向省级文艺奖、国家级文艺大奖冲刺。

我们有理由相信，我市广大文艺工作者一定会在建设文化旅游名市的征途上大展宏图，美丽神奇的玉壁金川大地，一定会盛开出更加娇艳迷人的火红的山茶花。

2007年6月于丽江古城

目 录

玉壁金川山茶红（序）	李世碧	1
------------------	-----	---

小 说

水之城	和晓梅	3
苦葛坪	胡姬惠	36
情死部落的女人	木丽春	60
雾色山乡	木 祥	102
山那边有个俏阿妹	阿克·雾宁石根	130
陪 杀	周开祥	143

报告文学

深山藏明珠	沙 鑫	147
-------------	-----	-----

纪实文学

抢婚逃婚跑婚殉情	和家修	163
----------------	-----	-----

散 文

季节的舞蹈	蔡晓龄	181
-------------	-----	-----





乡土上的祭词	陈洪金	192
束河八景写意	潘宏义	200
人间仙境泸沽湖	闫文敏	223
一匹叫尼采的公马	鲁若迪基	229
做了一天纳西人	马霁鸿	235
怀念程海	周荣新	239

诗 歌

故 乡	阿卓务林	245
丽江的丽	侯 俊	247
秋天的田野上	和文平	249
母 亲	李 黑	251
夜来香	和克纯	253

综 述

搞好文艺评奖 促进创作繁荣 推动文化立市

——第一、第二届丽江市文学艺术创作奖评奖活动综述	257
--------------------------------	-----

小说

XIAO SHUO

水 之 城

和晓梅

—

马车在铺了青石板的街路上行走，颠簸得格外厉害，许多次，我被颠得极高地跳起来，母亲便伸出手来将我扶定。她的脸苍黄着，隐缩在一件深紫色的大衣中，仿佛害了病一般，她的涂成鲜红色的嘴唇，也龟裂出一道道的小沟。

时节正值冬季，无风亦无雨雪，只剩着无边无际的寒意，在空气中浓烈而狂妄地浸漫着。

便因着这肆意的寒冷，小河流里冒着些灰白色的烟气，像戏剧里白衣人舞着的袖子，又渐渐地升腾着，在那些青黑色的瓦房和闷黄色的土坯房中间，隐约地缭绕。

所以，实际上，达到最初的水城，除了那些网一般密布着的不甚宽也不甚深的小河流，便是一片迷雾，分不清是水汽还是烟，抑或是寒意。

而我的意识也正是一片无可捉摸似的迷乱。呆呆地坐在母亲的膝上，贴着她的胸怀，一股温和的倦意悠悠向我袭来，眼前的景物依稀幻成了模糊而跳跃的剪影。耳畔的聒噪也愈去愈远，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声音响了。

马车突地颠了一下，又极大地歪斜了几次，这两匹健壮的马使劲地挣扎了一番，才将车正了过来。我便在这一番挣扎中驱散了瞌睡，重新振作起精神。原来我们到了街的中心，人陡地增多，更多的则是妇女，



穿着臃肿，却也讲究，多的是青色与蓝色，若是鲜艳一些的色泽便都在背上背着，那些五彩丝线绣成的星星格外美丽，缀在她们的羊披肩上，竟至将我看得眼花起来。也有一些穿得像母亲一样的女人，长大衣的下面露出一截裙子或旗袍的下摆来，穿着高跟的皮鞋，一扭一扭地走路。

这些都是我没有见过的奇异景象啊！就像一本小小的放电影的书，快速而连贯地翻，里边的小人就会做出各种可笑的动作，真是再也没有的乐趣了。不知什么缘故，我那时正处在无知的乐趣中，将大半个身子探出马车去，嘴里却莫名其妙地咯咯咯地笑着，我觉着我的笑声像一颗颗金色的豆子，叮叮咚咚地在身后落出一长串来。

于是，在那个寒冷的清晨，古城里赶早市的那些女人们都看到一辆破败的马车从街中心驰过，而一个无比愚昧的小女孩儿探出大半个身子对着这个与她毫无干系的世界傻笑。当她们看出这个小女孩儿长得酷似木家的人时，都不约而同地预感到一些新的故事便要发生了。不过她终究在笑什么呢？这有什么可笑的呢？这个问题将她们困扰了整整一个早晨。

在街角处下了马车，需走进一条更窄的巷子，而且没有许多声气。母亲在一家有四级台阶的门前停了脚步。“又回到这该死的鬼地方了。”我听见她无比厌恶地暗自嘟哝。每一级石阶上都长了青黑的苔草，只有中间人常走的地方光滑而洁净地泛着些微微的亮光。门是宏伟宽阔的，却又说不出颜色，或是褪尽了的红色也未知。那门的左右都贴着黄颜色的对联。残缺不全的，风来刮着稀里哗啦地声响，苍黄淡白的颜色，低沉沉的，引起人的一些哀伤来。

母亲嘴里一边叫着“姑妈”，一边开了门，带着我径直走了进去，一个周正的院落便呈现在眼前，四面都有房子，整整齐齐地相互对着，房前都用圆柱子撑着，一共有八根。走廊上挂着一只草绿色的鸚鵡，正在那里“咕啦啾咕啦啾”地乱叫，听上去还有一点像“客来啦”的声音，引得我笑将起来。

这时候便走出母亲唤作“姑妈”的老年妇女，长得宽宽大大的模样，脸是圆润而丰满的，没有多少皱纹，因而便显出许多和气来。她站在那里，稍微带着些疑心自己是在梦中的迟疑神气看着我们。她给我一个青蓝色的印象：衬衣是淡蓝色的，马褂是深青的，下襟是浓蓝的，披肩是黑色的，围裙又是蓝的，而头上包裹的则又是藏青色的头巾。她站



在那里，带着那种郁郁的气息，看着我们，有点像一片青蓝色的雾。

我自此而喜欢上了她，虽则并没有格外的理由。或许我是在一段尤其需要有人宽慰的时光里与她遇上的。我当时总是被一些枯暗的年幼的孤独所困扰，因为有了她的存在，生活才显出一点亮色来罢了。

“啊！你们回来了。”我听见她说了这句话便哽咽在那里了。母亲走上前去，眼里盈着些泪水，索性两个人都哭将起来。

好吧！我们的新生活，就从这泪水开始。

二

记忆杂乱无章地丢在三天前。

一场薄雪掩盖了我和母亲曾经栖身过的那座城市的肮脏，天地暂时地洁净起来。

那是清晨时分，母亲收到一封信。那时候她正披散着头发坐在窗前，一把翠绿色的塑料梳子斜插在她的乌黑而凌乱的头发里。也许，这是一封救命的信，因为她的脸渐渐地舒展开来，并且放出些亮光，“啊！他终于死了！”她略微沉思了一会儿。便仰头笑起来，从床上跳下去，在屋里转了几圈。

“你看，他死了，我说他会死的吧！”她稀里哗啦地扬着手里的信纸对我说，“是人都会死的。”我觉得她的话格外愚蠢。我脸上那些不懂的神气也叫她觉出跟一个年幼的不愿出声的孩子说话的无趣。而她的喜悦又是那样的真诚和急于流露。于是，她就赤着脚，趿着一双绣花的拖鞋，飞奔到那薄雪地里去。“死了死了，终于死了！”我听见一连串的笑声。渗透着凄哀的喜悦，阴森森地传来。

从窗口望出去，我看见母亲披头散发，正张开两臂，在雪地里旋转着，她穿了一件过膝的男式衬衣，手隐在衣服的袖子里。所以我就觉得她像在戏台上唱戏，唱一个正要拿去问斩的生角。地上的薄雪被她的脚踢腾起来，在她的周边飞舞。而那细细密密的雪粒子，正悄没声息地落在她的头发上、肩上。星星点点地缀着，那把翠绿色的梳子，也不知声气地掉落在泥泞里。

“死了，死了，终于死了！”她反复重复着这一句，尖利而凄然。



仿佛用了一生的时间在等待这个人的死亡。正当觉得这一生不够用的时候，突然地这个人死了。这突然降临的喜悦，真是将那等待的伤怨渗透得无法形容。

“谁死了？”我听见我们的房东正在那里诧异地问。“她爹死了。”便有那个鼻尖上有痣的女人冷冰冰地回答。“真是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爹死却高兴至此的女人，奇怪得很。”

渐渐地，有一些呜咽的声音传来，我便分不清那声音是在哭还是在笑。

结果是我们终于可以离开这地方，对于我而言，离开是件可喜的事情，虽则，在这个地方，到了夜里，走到大街上去，便有橘黄色的路灯一长串地亮着，饭店、茶馆，剧院门前的灯笼也热闹哄哄地点缀着夜色，更不用说那些尖细嗲气的唱歌声了。然而，这一切与我和母亲却是无干的，就连那些红得喜人的糖葫芦也只属于眼睛，永远地在那些乡下人肩上扛着的草捆上晃来晃去。

有那样一个时期，我和母亲差不多要乞讨了。住在一间临街的房屋里，做饭便在门口搭了灶台，雨天的时候，母亲需一只手撑着伞，另一只手来做事。若是天晴，油烟就要倒灌进来，灌满整间屋子。街的名字叫鸡枞巷，却是用来卖鸡卖鸭的，日暮时分，那些并列排了长队的卖鸡卖鸭的人散去，我家门前的那条阴沟里便填满了各色的毛和各样的粪便。就是这样，房东的妻子还要隔三差五地催交房钱。若是没有及时地给她，便要冷言冷语地说半天。我们恨而且怕这个鼻尖上长一颗大痣的女人。

于是，我也和母亲一样怀着些苍凉的憧憬坐上火车了。

三

母亲没有事做，她一天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然而即使如此，依旧还要把眉毛画成弯弯的形状，晓月一般动人地挑着。

我也没有事做，拿书来看，也净是些不懂的，且没有图片。有图片的就只有《红楼梦》，隔几页就用细线条画了小姐丫环的模样，脸蛋均是尖尖的，一律的樱桃小口。旁边标着些“黛玉”或是“惜春”的字样。书是看不成，所做的还是到后园里去打发光阴。后园不大，除了几



棵腊梅树之外便是些落满尘土的坛坛罐罐，再则就是角落里扔着的两只旧灯笼，只剩了骨架，落了些蜘蛛网，待到过年的时候拿出来，糊上红绵纸便很像样了。

而那腊梅花却正开着，飘着一院落的暗黄色的清香。或是因为寒冷，一些小小的花朵便落到地上，要不然就缀挂在树枝上，摇摇欲坠。我那时最爱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将那些落了地的半枯的小花用针线串将起来，挂在脖颈上，或是缠绕在帐子里，有时还会闻到一股腐朽的残香。

一个清晨我又重复着这单调而快乐的工作，有一点阳光但却是黄色的，惨弱的，叫人分不清是清晨还是黄昏，而且还有一点风声，远远近近的横空掠过，所以我就不知道那个女孩儿是什么时候走进这后院里来的。

我最先看到的是一双穿着绣花鞋的小脚，鞋子小巧而精致，两只都用粉红色的线绣着荷花，一朵盛开着，一朵打着骨朵儿。然后便是百褶裙的下摆，洁白无瑕，轻飘飘地晃动着。她站在那条鹅卵石铺成的小径上，贴在我的跟前，有些好奇地看着我。

我站起身来，阳光晃晃的变成一些支离破碎的白鳞在我的眼前跳跃，一阵眩晕袭来。我看见眼前站着一个小女孩，鲜亮得像一朵盛开着的鲜花。

“我认得你，你的名字就叫小门子。”她开启朱唇，嘴里徐徐地吐出些话来，“我们是亲戚呢！”她快乐地笑道。“我并不认得你，而且也没有亲戚。”我用眼睛说着，我预备转身离开了。“你不会说话，他们说你是一个哑巴，你真的不会说吗？”而她却又继续热切地问。我看见她的眼睛下面，颧骨上有两片胭脂一般的高原红。此时愈发显得娇媚，她的衣袖飘飘，轻轻的仿佛没有重量，我不说话，所以她就没趣地待了一会儿。然后就发现了角落里的两个灯笼骨架。“给我一只吧！我需用它照夜路。”她开始换了一种可怜兮兮的语气。“喜欢就拿去吧！”我耸了一下肩膀，“反正我无所谓。”于是她就欢欢喜喜地拿一只来，拎在手里。

这时候空气中隐隐约约地传来些声气，仿佛有个老年女人叫着她的名字，于是她就慌乱地说：“我必须走了，你在这，别告诉别人我来过呵！”我看见她格外轻盈地离去，后院的门在她身后牢牢地关严，我听见她唱着一首歌远去，“姑娘娇，姑娘俏，姑娘长得花容月貌——”“貌”字拖出一个长长的尾音，一路地摇曳着。



于是，那浓浓的焚香的味道亦随之消失，依旧是那晃晃的阳光，白鳞一般在眼前跳跃。而风声也渐去渐远，看着那紧闭的院门，我便疑心没有人来过，疑心自己在梦中。从地上拾起那串腊梅花来，线却断了，花便扑簌扑簌地落了下去，在我的脚边落了一地。

午后姑太太便带回一个消息来，昨天夜里一个叫农儿的小女孩儿溺死在河里。直至今晨才发现，已肿胀得不成样了。“小女孩儿同你一般大，她嬷说很乖，从来不到河边玩水的，只是不晓得这一回竟是怎样掉进去的。”姑太太不无悲切地说。“她的父亲便是恒之的哥哥吗？”母亲在一旁有些疑惑地问道。“便是了。”她们两人于是不再说话，而我则再不能到河边玩了。

有小女孩的人家，变得分外谨慎，统统地关在家里，脖颈上或是手上挂了银锁银镯，专门避邪用的。在我是除了这些以外，还在耳垂上打了眼，可以挂一副叮玲作响的银质的耳环。有了这许多保护，姑太太还嫌不保险，买了些糖果玩具，连同我托她带去的一串腊梅花，摆到河边的石阶上。清晨，待我偷偷跑去看时，便都不在了，或是被夜间的乞丐拾去也未知了。

我在那里发着呆，河水依旧潺潺地流淌着，不知疲惫且不知目的。我想到那个我所不熟知的女孩在这里漂浮起肿胀的小小的尸体，然后将那苍白美丽的灵魂交付这河水不知所终地漂流，便觉得有一股绵延的惆怅将时光拉得格外漫长，叫人觉得不知如何地对付。

四

对于我而言，无论在什么时候，“父亲”两个字的所有内容只是空气当中触摸不到的一丝温柔。然而，我总算也见到他了。

其时我们的日子并不宽裕，母亲有时候写一些小文章，小块小块地发表在报纸上，有些小诗，或是一些故事连载，由此换些零碎的钱。然而她总免不了要拿了去买青黑色的描眉笔和放在管子里的口红，而且还要吸烟，惹得姑太太不住嘴地埋怨。

于是，母亲便时常从外婆留给她的柜子里拿些铜的银的器具去卖，终于就轮到那双伏地的雌雄玉兔了。它们都有一双剔透的柔和的眼睛，



含着一点温情注视着你，将它们捧在手心里便可以同它们说话了。

我们闷闷不乐地走在街上，我记得那是一个艳丽的晴天，有着很浓的春意，只需穿上一件夹衣，再围上围巾便足够了。晴亮的阳光让一切都变得润泽，包括青石板路、包括明显涨起来的小河水、包括母亲平整的头发……都像镀了一层光，亮晶晶的。

因为当铺里没有给出一个好一些的价格，所以母亲逢了人便问道：“要不要买玉兔？”问的人多半都被吓了一跳，诧异地问：“什么？”待到听清了便连连地摆手说：“不要不要。”要不然就像未听见一般接着走自己的路。多半疑心我们是骗子了。遇到衣衫褴褛一些的，母亲便也不问了。这样到了中午，我们已经感到又累又饿，都已怠于说话，坐在路边望着清亮的河水发呆。

然而最终被我们等来了希望。这时过来一个矮小的男人，油光的头发贴在脑门上，又被分成两片，长成怪怪的丑陋模样，不住地拿眼睛看母亲。母亲跳了起来，在脸上挤了笑容问道：“大哥，要不要买一双玉兔。”他便停了脚步问：“什么玉兔？”母亲从我的手中将玉兔拿了过去说：“就是这样的，很好的玉石，做得又精细，你买了吧？”“但是我买了它去做什么呢？”这个矮小的男人接过玉兔，将它高举起来对准光线，眯缝了眼去看。“你可以将它放在书房里当吉祥物。或许能给你带来喜气也未定呢！”母亲继续热切地说道。“那么你要多少钱？”男人的眼从玉兔上移开来，极委琐地斜瞟着母亲，仿佛他问的不是玉兔的价格，而是母亲的价。

“大哥，你是识货的人，你给个价吧！”母亲继续在脸上堆放着温柔的笑，他便若有所思地用蓄得尖尖的指甲轻轻地叩着玉兔，侧耳听那清细的声音。母亲的笑慢慢地变得尖刻起来，她是那种嘴角有笑纹的女人，这就使她无论怎么笑都显得有一点冷漠。她便带着些嘲讽的温和的笑站在那里一语不发。等着那人开价。

便在这个时候，她发现了父亲。

她在看见父亲的那一瞬间，表情起了急剧的变化，眼睛里像是突然地开出一朵暗红色的小花来，而且这花还要越开越大，将她的眼睛填满似的。

她用不连贯的声音说：“我看见了你的父亲。”顺着她的眼，我看



到远处有一个穿黑衣的男子独自走着路，母亲因顿地喊了一声：“恒之——”那个穿黑衣的男子便看了过来，我记得他的脸色很苍白。带着些生病的颓废气息。见到了我们却似吃了一惊，慌慌地走得更快。“恒之，你不要走。”母亲继续叫着，朝着他走过去。然而这使得他愈加慌乱，竟撒开腿跑了起来。“恒之——”母亲的声音听起来是那样尖利，像一块锋利的刀片。充满了那种划破肉体的血腥气息。

老实说，我很同情母亲，许多年了，只要一想起那一次她拉着我的手疯狂地去追一个叫什么“恒之”的男人，而那男人却像躲魔鬼一样躲避她，我就依稀能够格外深刻地感受到她当时那份因屈辱而带来的绝望心情，我的心依旧忍不住一阵悸痛。

那一次，母亲像是失去了理智一般地拉了我疯跑，嘴里叫着一个我不熟知的名字，引得街上的行人都拿眼睛来看我们。

我们跑得很快，我的耳朵里只听到母亲的高跟鞋踏在青石板路上发出的清脆而零乱的声音，就像一只躲避猎人追捕的马鹿那样。我的眼也因为牵挂那双玉兔的命运且又感到羞辱而噙着一粒眼泪，便连方向也不能辨清，被母亲跌跌撞撞地拽着。

追过那条街，尚能看见那个男人的背影，又一条街，尽头是一个小小的丁字路口，他往左边拐去，等我们跑到路口时，便只能看到他黑色的身影忽地一下幽灵般地闪过，很快消失了，再也找不到了。

“他什么时候回来了？为什么要躲着我，为什么？为什么？”母亲喃喃地说着，她的眼睛中原先有的那朵明亮的花，迅速地枯萎了，飘零了，只剩下了个干枯的花蒂。我们大口大口地喘气，孤独地站在路口，说不出话来。

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似刚才一般地飞跑了，待失魂落魄地走回到原地——哪儿还有一双玉兔的踪影呢？哪儿还有它们温存的眼睛等待着我们呢？

有的便只是一条小河了，唱着一首人世间最欢欣快乐的歌曲，活泼泼地舒展着身姿，向未知的远方奔去。